



文粹卷第六十三

碑十五碑陰銘記附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釋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三祖大師碑陰記

六祖能禪師碑

曹溪第六祖大監金禪師第二碑

佛衣銘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獨孤 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瓌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
師振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
師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
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

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
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
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
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
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其剖符
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本毗起塔之制實天寶
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
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瑄繼論撰
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
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
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高立大比
丘釋惠融至白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實奈我禪
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本根
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抒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
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霽然降輿廢繼絕之詔冊

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
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
心法興發之所以然其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
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
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
要入疑而禾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脩迨禪師三葉其
風浸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
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映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
者其淺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
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
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并堂者六十有
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廡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
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嗚戲微禪師吾其三乘
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
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

若君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取其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
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
令子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
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又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生與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
駭含妄念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
了真以證資源悟通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
世迭付微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遺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九如禪
二十五世自達摩大師至禪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也童蒙家來
道膺期弘宣世瀾法滅獨與道全周武下令滅佛法禪師隨可
大師隱遁同空山十有三年童蒙家來
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自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禪師
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質億兆膜拜凡今後文字入
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何求曰求解脫曰誰縛
誰解故曰不見縛者不是解者然則何求
益之長科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也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曆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田守東都兼河內尹洛陽當薛季火之後
寺塔皆為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為禪宗
德為帝師化滅詔謚大誓即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
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
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
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
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與沙門重議
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于碑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
百法而無得周万物而不殆鼓棹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
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
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其郡其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
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
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

念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曰素刻其心獲悟於梯稗每大師登
座學衆為疑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
起予退省其私迫超無我其有德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
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
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
惡出已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声異域衆生為
淨立雜居止於編戶世事是度門混曲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
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自茲在色身肉眼凡夫願開
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為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
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為
教自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出根
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
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

植德本難入頓門妄擊空花之狂會非惠日之咎常歎曰上寶具布
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弘濟
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
之口駢立於戶外跌坐於林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蒼芻不
嗅餘香首以寶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
願以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
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
送百納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
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
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
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
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
於其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
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

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脩蛇雄虺毒虺之氣
銷跡及變弓情悍之風變敗漁悉罷蠱魘知非多絕羶腥効桑門
之食悉弃罟網龍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
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
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額世人未識猶多抱
玉之非謂余知道以頌見記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揚枝生肘曷
離真心孰為休各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
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
類將興善業教忍斷頂脩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轉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
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
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略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并序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襲曹溪第六祖能公益曰大鑿貫廣

州牧馬摠以疏聞野是可其奏尚道以吾等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
一字之褒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
於子文維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
徒由曹溪來立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
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爽後五
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
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
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
長為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
也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謚始
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持檄不奉詔
第以言為真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
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具坐
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瘳其瘠聳詔不能

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群言積憶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
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
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
天授

佛衣銘并序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上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
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
奠之後只復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
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
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
上信才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之恃先終知終用乃
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
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
然至於濫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昭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
言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
用其辯巧曆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
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
不能不足者無所不見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諠
無春身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
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踣於物其大可知
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
有傳然非聰明瑰宏傑達之舉果能得其傳當其傳身自時之鴻
庖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谷不知其變
幾千百里爲龍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豸推
豨不致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履足背闌來游庸於鬻
菴兼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夜物不能害非夫外

生死忘憂患其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
瓢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
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
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者化而已其為道
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
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從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
與之伐去陰里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
是非其小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
為稱首武宗毀寺遂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為民惟恐出里出之
輩有識者益責其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
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輿親為其徒列又
議重刻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尔以鬚髮為佛耶其徒愈強
之不行已又從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
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
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

於大滄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
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歸始聞法於江西
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付傳宗系僧謀其明此不復出師亡
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號及墳塔以盛其死豈
達者所為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
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
又其念慮未嘗時銷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
則竟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冷飯既耗齒髮已弊由拔白
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身
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行路利養乘歸他人愧
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淪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
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
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褐衣
髡首未必皆是若子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乏
豈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

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來知予學佛求為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其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焚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月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又因其說公自警勵故其立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泚之西山大瀉深無踐虎已嘯猿又啼雨撼撼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携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踈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事無情諸好惡知寵驚真物藏百慮呈隨嬗轉任崢嶸雲翻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燈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

其馳驅不見作佛何其愚筭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弃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榮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深心悴非改張造眾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水石嚇青龍牛阿房鬼五通專觀捕見西東禁不定住陽朦朧與作為事不同昂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為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叩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并序 李商隱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為理者也理之為極故受之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為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分絲言說滋蔓粵有紹興法寶真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無聞

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上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剝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以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憇之家比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死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詠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為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竹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不獵不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煙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鉢簞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嘉寺前兩嶺地為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為師穿墓觀其用壯位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倏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二載形體臃瘠猶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眾疑有異後加驗開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也

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夫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

旨我師之意乎徒觀遠眾響臻群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饑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眾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

辯才九部於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蹟不覺神醉大巫捨棧靡旗廢
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
之往以先君佐斬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
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邁私艱重集字夢無怙何恃創鉅費窮負
土墳仿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幼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
冤毒之海其後皇圖復寓重構維城神龍之中聖書再降授朝請
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間闕程午
而誨訪無遠屬有東信至自斷春方承八年諱問其說最後功德
恨不親聞付囑曷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
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
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林
鳥皆悲生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柏凋瘁四部雷動三更靈泣或絕
下地或訖于天嗚呼慈父忍弃窮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
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眾供養
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兩相契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哉

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礙昧
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強固永為宗極以適之心存遺偈
大荷靈緣髮鬢鑷鑷依怙火傳攜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筌
敢申頌之德以昭播入天其詞曰
白去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
眾愛河指拔情懋筆允光相翻飛度門傳心極神授名尊靈散零
嚴戒盜入里昏公列魚脫泉困獸還鬼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
不神善緣來假乳似摩盧縮回地下度無量入寶無度者諸行圓
滿庶類知歸往虛來實遇病為醫醫入雲樹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
機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存瘥彷彿推極余毒謂何孰承最上空
受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
見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恒住敢告非滅

文粹卷第六十四

碑十六 碑陰記附摠九首

吳興姚

銘

纂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澧州三平大師碑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張說

譔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
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
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

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雁王作之象合聖取具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莊玄旨善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覽靈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門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冠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詭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貞乘同轡盡指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始錄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四蘭若蔭松藉草吳將老焉雲從龍雨從虎大道出賢人觀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厚以拂二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二平不是過也爾其開法

大略則車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待奉禿伽遮為心要過七以往未之或知夕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臥坐觀君肩膊不毀屈萬葉而稽首灑九重而冥昏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丹中慶優曇之現然也都邑婉其妙旨每帝王分座后如臨席鸞鷲為巾龍象三繞時熾炭行破故對默而心降時訖饑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時密於茲緣萬賴各以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空爾乎聖敬日崇朝因心代積真當陽切會之所置寺曰雙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衣德非疑苟獸誼輿長懷虛壑累氣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忠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嶺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

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贈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
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冬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
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
宿心太常卿鼓吹道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
觀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俠道哀候播花百誓香雲千里
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世感金肩飾賜逾百萬
三鍾是元帝所鑄群經是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
重遠稱極絕初禪師形解東洛泊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
寄生於心樹則維林變色河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
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
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與龍
貴有供之香其質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
子永總宗極痛慈舟之遠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虛
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
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拍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章樂不
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微詣無
此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候者照量善眾為父為師露清熱
惱光射可疑具將往世高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
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伴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
告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道行無訛妙極無象神體性空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竟照圓
明我天人師示第義我師無可說之法我為不二之所其定也風
輪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自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
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踴出甚方以有無觀聽而苦則寥兮以
遠近思惟而不窮智得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羣迷月
入百川之中佛而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
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
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

消大毒者如陀妙藥技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
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外徑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猷患葷肉
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斷稽首父母求歸法
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
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鷲錄未之也
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臉口若方丹目不瞬睛聲伴扣玉
南牛頭山事戒大師撞鍾大鳴八海同味如葉以頭陀第一
師亦斗薪墜勞面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
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日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宇宙此淨
威大師摩頂海口東南正法待汝與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其
獨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戒足右統百千人
俱大師之心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原與漸而不
道無礙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加之五舌常默然其法可說或有性
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眼明問世法與世法問知覺
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轉法論自爭而已無

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日
藥草萬殊根莖空潤貌和言寡飽至飽歸師或言問草稔而遷善竟
身而獨得我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醜酸言不言寒暑身同
池水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位來貴賤究親是法平
等故饋甘呀而不辭同於糗糲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
有道侶府無事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
灑掃鶴林並為供養有屠者次心積愆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
範忽曰感師懺悔哀大師受之曰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
師紉衣跣跡未嘗出戶公候稽首不為動搖至是如其懇乞亦然
降詔夫法隱其罪甚危茲以字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生不滅無去
無來今濁流一洗淨清水立現者弗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
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
齊魯傾都來會津塞夫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
所在行無住持禮部尚書李愷特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首
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趨佛

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汝堅牢無非道場還
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
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是有浮江而奠望
寺而天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更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白邑宰執喪
師之禮率申衣墓江湖震悼異於寺內移居官私互便涅槃之
倚桐雖枯虎衣哀號聲破山兮人代惜慟天地晦冥及發引於
原風雨如怒如慈鳥復野靈鶴徘徊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
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人達者勸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
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
羣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比日成汝
能忍待之亦隨喜由是無上竟路分為此宗勸大師講法則金蓮
又敷錫而靈水湧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勸授嚴
大師嚴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
靈祥嘉應公與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

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明人
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淮海公
求報師訓庶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泫然長慕僧端等
林雲旃檀皆得身香昔謹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幹故刑部尚
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鄉故
採訪使潤州刺史徐橋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
韋昭理故公事十拜賞故御史中丞李舟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
員外郎崔公欽道公久莫成學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
子亦之於七子也沈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里
評事揚言過夫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無不聞知魯史從告
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經之功至乃見真清熒然光明外遍陽
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聵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
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
垢云何淨除身心冥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

瑠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
般未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
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
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
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
山嚴持威鸞亦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
稱粲然貫劫大師號法華也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群書既
而歎曰此仁誼言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晁改逢掖
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林鹿泉涌以神功示
現故皓雪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
錫曰此山有道氣且有得之者乃來東漢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
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川
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三年報身示滅道在
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其冥數必
有所待大和三年閩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
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古儒立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
佛公眩人言而于真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
也夫因自我成乃召主吏藉我月人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
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
願力既從心歸至造白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
相生敬明回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息志之夫上士解空而
雖和中之世有空而歟有不因相何以視覓不由有何以悟無皮幸
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音敬寺百巖禪師碑銘 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自達磨至
于東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
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
觀湛然得於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暫起六入膠固循環回

復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接受胎合大師得之一言宗
通深入無礙師謹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為泉州人孩提秀發博究書律一且慨然
曰我之祖先今安在耶四支百體視聽動用孰使之然耶灌然兩泣誓服繼得志在
於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習百八句義照
其身心心離之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登且來入太行
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行百巖寺明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
三下有詔改至京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
疾固辭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
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瀟陵原凡一燈所傳一兩所潤入法界
者不可勝書著法師資傳一編自雞足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
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非遣境以會心
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
蘊之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中庸
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
袍褻衣其極致一也經使師與孔聖同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數釋

尊在代其大惠綱明之倫歟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
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其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
來京下時款師言頃因衣傷以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
散於此生明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代導師頃若瑠璃結
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即心是佛即是空師之通今無去
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竅口丹素周而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五嗣達磨正統誌其修證其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
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闕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街創
玄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初那大師幼
悟法印不汨幻機口損薰結玄超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
西堂百丈石碧後依六巖大師窳曆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苒
難住持啟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修
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祕密度門拘推為性分知智無

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
疾背疽開戶七日不通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臨人以母喪聞又
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
深囑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
故太子鄭少師董俾歲其事曰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
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裨教知像不盡以然之以表微晦其用
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宣坐
滅享年九十二僧源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
止二日訪之但和容整日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
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三聖旨合天旨神道正之者以至虛而
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顯見則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
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
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正夫
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
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疑諸形容因為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貫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不
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
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
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并序

賈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化而未始
有極沙界塵劫馳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而無垠也俄乎若囚
諸閻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執燄焦芽寓其質而味者舉
世猶竊竊然以逞力敏智可大取所以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
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得於惑者以形質
之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齡一瞬
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況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
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天所以懸覺昭於無極也自
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磨始來中土代襲為祖派
別為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

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支折為二宗初師子比丘以曹雁大難恐
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為信迫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
徇名迷實至定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
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祕于師之
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
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為傳密印可懸解行
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亦凡而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
浩劫不以心得不首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
虛空為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
顯晦無跡陶冶萬有未時生心然後為得也其教之大略如此師
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
宣官至武陽令師生而神傳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
事告又逸群高步脫洛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
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蠲脫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
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慧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茲
開秘鑰用不洞解一旦密承囑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
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去矣遂東西南北夫亦何恒
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珙遊無定所以為非博通不足以圓
證故開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
都中智禪師繇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
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
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華山自所至成市癡愛貧
欲捧荒心以六六畏靡而關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為揚
州如慈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此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
日固父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亦有以傳燈之契來授
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為信既後每將演道則指跡如丹若乃制
毒龍於金山采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
則山鬼城神之潛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衆目之所覩故略
不盡書而惑者以為怪迂之說不可為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
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

有八麻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
明年建塔於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
全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議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
其道實曆元年駐錫于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
諸塔廟余因採其昭昭可述者載于碑時丞相太原公拯我淮南
之二年也其銘曰

浩浩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浪滔天竟者云誰兮有西
方之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兮異派同源文字言
說兮罔非蹄空性心法皎皎兮如月斯懸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
代代繩繩兮燈不絕燃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
其然門人思慕若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
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摛之曰三聖來身以
大德為之平六波羅蜜以般若為之鏡非上德宿結者惡乎至哉

大師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見戲，疑如山立，湛如川流，
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金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流
六學，不只經慮，苟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為上
智，安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
者，傳教於曹溪，六祖具心超詣，是謂頓門，跣履造請，一言懸解，始
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以法准無住化，亦隨
方岸，繼誦於樵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龍，公山攫搏者馴悍矣，
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
嚮，用此，惠發其明，誠大層中尚書，公與公之為，連帥也，舟車旁
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憲，文是升，勤護法
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心不遷不染之
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故夸父談說求之，
愈踈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復如利刃之破昏，
索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跣
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

清曠之增為宴默然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阿而天香紛霽交感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鑄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惻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躰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為吾師真性湛然去虛空真唯是躰魄化為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了可已也乃率額其徒以茶毗之法珠圓玉絜煜燿焉身升建茲嚴事眾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法輿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飛鳥任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眾多之請銘曰

達磨心法南為曹溪頓門魏魏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矣止玄津橫霈慈哀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醫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聖受益各長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以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脩多羅心能悟之在刹那何以真哀茲率諸波

無姓和尚碑銘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 凡為僧若干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訖設施者有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無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痛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及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若可聞者如此而止請法華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真端競起唯天台六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 示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樂正覺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志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山峯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嶽州就受戒者曰道顛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

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
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
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性默逝如浮雲又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
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性新情動生變物由性命爰授樂國
參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
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
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
公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且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
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善舉
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
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
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
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
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篇凡以文辭
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
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文粹卷第六十四

吳興姓

鉉

集

釋道

復東林寺碑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大雲寺禪院碑

宣州新興寺碑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唐天下放生池碑

御書碑額表

御書批荅

唐茅山寶曆崇元聖社院碑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唐昇玄劉先生碑

復東林寺碑銘 并序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仙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
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

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
甚則失其道重蠱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重蠱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
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害蠱物之病則通矣
唐有天下十四帝視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牛返
本以結人心其道甚繁幾為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
迎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余時宜東史前訪茲地松
門下樹嵐光熏天蝸嘒響音端鳴松籟泠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
往持廢手皆餘戶部顯牒所賣至是即喜而復之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言
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往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
九以誅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
至響應下虔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日
而不愆雨而不履糲餼煮湯優犒執藝若鍛若磨若門之若闕之
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若樓若廚激飛泉而注於磬
鉢之間若梁蜺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踈
勝若却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問二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

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楠為構為闔為屋之事數為級墀為
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細緼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
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訪余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
遠公至今若下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
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
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
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
為山山與秀秀有之五老窺湖縣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善
煙嵐之中况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一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
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山有江山之美惠
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邪然執鳥者搏羶襲者揭素前入不
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
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二故寺以山山
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
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

功於建省建省曰其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場以緝物元諫以
衆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其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
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
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

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
惠以往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闢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
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矯矯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
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肖四五年
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必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
舊物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舒元興

官寺有九而鳴臚其一乳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方之賓禮儀
與其說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行異
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
之降其流來東五之鳴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二方厥後斯來委

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眇
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運毫合口
色而彊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書其
何自得知俾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
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下族之
遊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爲其粉黛國朝公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
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
中土而肉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
壁局而司之東西都命真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諒於河
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以天地符祥而
稱之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巖之作
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
升於文昌宮之春官藉者其地有重巖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
曆十二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
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二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

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能熙耳
左腋於覆盆連岡伏其北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
曰謙曰諷手開榛蕪宣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
月上座僧良鑒沙門器有公識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上廢興
爲已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授志力是俱物無橫議呂俗
之倫以貨來次具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二周而新功成樹
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
焉乃鑿齒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有
禪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
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
疑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耶人謂沙門之
無才吾不信也良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垂流之於異時
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
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嶽重嶽無峽無友釋宮斯闡上直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令
相疑燦燦水奔走雷風前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之
成功垂耀千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亭奇之仁
可幹終滅照明之力未焯民昏霾故執微積薪劫燒難鑠波巨海
沃焦自崩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冥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
爲之階密教內脩莊嚴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
名不去照無照之義能覺執菩提之炬則荆棘除楫般若之航
則橫流既濟其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躋度門斯盛
其此之謂矣粵有寺之良昔山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
邦守蕭公諱顛護法之所建也周日環歎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
無終生夫憑其高宅其勝曾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
作於聖雖曰醜地猶自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寢入我室觀
我形者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位
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鳴戲四益風驅百爲火滅

棟宇崩落象設傾佞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之斯行居而不任妙
懿疆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惟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管單瓢
之冷日常一食信為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
落亡境受除生起了於心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維覺塔建尊容
彌陀當其陽昔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山真相崇
絕有若稽義撫實公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景命借如
昔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此地超越自在神
通發弘願心得大勢方用皆所以濡火宅勅劔輪投地者結業坐開
入影者苦趣以息爾若彈財竭力刻痛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思
寶貝殿廟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
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華草萬其根枝去
雷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海可息一子之來與
禪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止留於捨法會
議斷石僉允圓功邑來守是邦福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
家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繼羽咸若災疫以

救護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初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
於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校是貴苗月
胤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去公元助字固禮高闈襲
吉皇土令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成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
禪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梵貝而演成恭而有
述其詞曰
覆壽之將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
海慾深共鑑火熱倬彼人師超然正覺亡境息相示法流渥絕生
死岸破煩惱鼓度門光啓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
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東莫非種智古者豐石
抗之高山紀事標柱銘勳列班庶茲妙有運彼玄關則百伊其與
吾無間

宣州新興寺碑銘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啓土
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儉後天下仁

居更往然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
夫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
康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靈根與群生共有叩上真
空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天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
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沉善惡乎澆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園常
令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白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
俾群生因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
曷有列剎映乎霄顯飛甍麗乎陽光瞻波玉毫儼然金地軍軒
鵬眈岫聳雲捲縹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苦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
四年既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
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末三十
由拾遺遷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宮
則齊驅驥驟視民部則見阜生齒至於調入玉府貨出水衡洎陟
公口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旌孫先生有愧知丘山巨源
當勳視更揆路既長平首辟荆閩復平乎水土公降山卒未歸

甲申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
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
虛妄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心凡愚胡為乎
公之區區徒自燒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啓之則見其珍聖取具有明
行之則踐其馭分途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
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也如是三界信真寔群
生非顛倒但學道者不能窒慾壞貪清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住
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惠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
一物以撓吾具也他日明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
知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騭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
增損繫乎其時洎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
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入于宜無惡矣
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
者殊塗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
法號為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

由古迄今若斯之惑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
域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固
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招肇啓法不齊備聖人繼出代天為工
結繩畫卦所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
氏之未為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火
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
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
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立禘聖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十
群生群生受之而不知其善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功
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
崇其廣厦文甍雕甍鞠為土梗唯高柯灌木森從耳澗壑祥雲翠
靄交覆巖巖麓百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力請先立之
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
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細明實
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皓禪師作草堂于道場西北其後

有藻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
始請於太守公一院而為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林今之立寺
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見寺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
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比日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
寺而龍拔巨樹天 共有音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坐礎上
下其鄉音音中為林不其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鏗擊六扇月照
金鋪勝絕一源繚牆百雉繕脩多羅為攝受置無盡藏為莊嚴密
窳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隸僧二十人今其存
者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
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脩房
廊魚羊二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
則泊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植淨行得泥
丸妙旨一見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
二十人者皆善脩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賁從
儉惟恭文訪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

由古迄今若斯之惑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爲鬼爲
域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固
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招肇啓法不齊備聖人繼出代天爲工
結繩畫卦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
氏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少
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
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
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禘聖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十
群生群生受之而不知其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而
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
崇其廣厦文甍雕甍鞠爲土梗唯喬柯灌木森從澗壑祥煙翠
靄交覆巖麓鹿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力請先立之
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
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網明實
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皓禪師作草堂于道場西北其後

有漢律師居之律師去世明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
始請於太守公三院而爲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林今之立寺
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見寺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
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比日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
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音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坐礎上
下其鄉音音中桑林不暮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蟠拏六扇月照
金鋪勝絕一源繚牆百雉繕脩多羅爲攝受置無盡藏爲莊嚴密
籙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採僧二十人今其存
者大半構殿立廟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
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脩房
廊學于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
則泊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爲宗律師道隨且春人幼植淨行得泥
九妙旨一見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
二十人者皆善脩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賁從
儉惟恭文坊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

志弘玄操與前輩又爲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爲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爲銘曰
弈弈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曄煜伊昔既廢神恣鬼毒泊將再營天人合福施有連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騰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扶翼飛化具龍鱗布金揭立赫弈化成山欽岌金玉礎方文花臺百尋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聳其與者弘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爲取波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共二百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千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弗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十三言無生之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一千九百

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華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二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成厥謀明海繼厥志門弟一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即滅

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
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
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綠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
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
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洎紇奚霄契丹大食盾蠻之
屬扶危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
南河南之師鳩讎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
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跽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
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
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眞帝皇之
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
帝者也而猶媪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
己丑端命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
于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諸
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
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
云乎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
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吝雖流水
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
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如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刑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一面生丁
盛美受恩竊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
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
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放曠緯武戡亂經文銜曆孝
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魏魏威深號號遘茲
多難克實不續慶緒致誅思明僻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
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

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
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
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崑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勸精
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
八表功庸格天地考感通神明故得洄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
屬扶危萬里天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
南河南之師鳩讎五年推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
遺慶緒道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跼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
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
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
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
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
己丑端命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

于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該
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滬郭上下五里及置放生池凡
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
云乎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
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
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
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壑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則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一面生丁
盛美受恩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
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
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放曠緯武戡亂經文銜曆孝
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魏魏威深兢兢遘茲
多難克實不績慶緒致誅思明僻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
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宗列辟交禪之際

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
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
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
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心敷錫
員卿勒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具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
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扈與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等
奉旨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
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
皇心徧于天下歷聖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
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
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
善頌之義遂繕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
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
表奏進庶以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
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
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
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
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御書批

勅朕以中夏文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
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
懿文用刊樂石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
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皇帝元聖祖院碑銘 并序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自景宗牛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
于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首大華陽洞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
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貫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爲唐廣成薦
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皇帝元聖祖院玄門之

盛輝動崑崙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
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理化以仁
壽域生靈陶之以大和濟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寶則申詔百辟
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
求于上以取具方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
月公以天子之命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
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
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謏詬可索
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蒸然來
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啓心養之說二者自皇王之
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
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彤勝莫靈此峯
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鏹荒夷險
遂彰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翬飛矢直不日
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武得解
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像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
爲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一許設齋烈古來得道於其
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皆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節
幽潤地靈聖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求惟聖祖育德乎
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
爲日月動而爲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豕韋以
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爲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
合音炳靈象帝之先資我疆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
業猶龍既見萬物方覩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
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計
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
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
聖情感愜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
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理
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

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五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
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
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
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爲
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
編識玄元之教俱爲嘍囁之人顧難乎哉鍊謬列屬城獲詳事實
又嘗以春秋屬詞爲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効靈黃帝爲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
明天子以道改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成
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
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榜瑤壇
仙術具官羽節凌風珠珮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
占地久下薦臣忠上咨聖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 并序

蔣防

沖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主國常侍

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玉堂金闕之名矣先
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
松貌泉淳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
遙爲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
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
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揖
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爲之
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
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兇我榮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爲誰華表
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旦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渤澥而不息是以至
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遺萬物與夫齊魯
縉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華徇榮利於窮途荷異乎蟬遊生

於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出於未兆計大於崑閬者哉若迺岱山
龍駕傳神丹之秘訣秦都鳳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頽年於昧
谷振朽骨於玄壙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陵而
易襲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孟氏諱靜素江
夏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墨爰筭表德齊聲於曾閔
是以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冕之盛既富於天爵取具明之質獨表
於仙才固以軼仲弓之奕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向慕兩儀之
靈和體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
霧於清夜盈尺之寶貝出鄂鄂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豈惟
揚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
拔俗志在芝桂壁言芻豢於糠粃心繫煙霞方綺羅於桎梏既而
筭云畢迨吉有興懿戒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
百兩將戒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指生於白
刃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館虔修
戒長甘蔬菲款元氣於享午思輕舉於中夜若夫公籛玉宇之

論玄化道樞之妙二曰三皇內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推登山
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
已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
公卿士庶已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講肆陳
鴻鍾於靈壇著錄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及門者成群雖列
星之仰天潢衆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前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
覆載皇止以欽明纂曆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
俗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美夷險懷趙
璧而無玷年殊盛衰鼓昊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爲循大小
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氣有感仙骨夙
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
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
斯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冕旒借道門之深壤縉紳悼人師之云
云固以恩倖撤樂悲踰輟相有勅賜以賻禮資給葬事並加隆焉
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風雲而永慕

思欲寄銘讚以敘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蕭蕭響東陵聖迹霞舉玉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芒奉壁形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誰纂允屬賢明程衣絕志鶴御依情栖心大道投蹟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五月蚪夾轂丹竈留煙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啓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爲之宗以凝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引以翼萬眾榮觀以爲瞻仰之

南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小卒道彰于前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壯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光于萬有委蛻于重玄始事河內張君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其君之傳授具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關鍵之固鈎鑠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于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頌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解去先生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爲吾師之不可舉授者具氣粹容至如章施紀述追琢琬琰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怠宜在乎文憑文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

宿嘗奉几杖孰游牆藩俾為銘而揭焉且慰夫食霞遁俗者之懷
皇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外人葆和杳神道之宗兮乘颿駕欵無象有物玄之功兮我
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五師昇玄注於自然繫喬松兮洪惟
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闕玉堂靈符寶章闕中宮兮出自幽
公賓于黃屋胡九重兮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
騰凌滅沒靡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
佯高空躡躡前蹤兮捐巧弃智絜誠去偽順至公兮戴君奉親後已
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汨然泉湧油然雲
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益恭兮為而不殆績用斯倍
吉以逢兮注施經流通冥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
有終兮谷神不死蟬蛻而已何哀悃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
淮與守中兮

文粹卷第六十五

文粹卷第六十六

銘甲 卷一 一

吳興姚

絃

箕

名跡

塗山銘

仙掌銘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棧道銘

仙都山銘

磻谿銘

胥山銘

天門山銘

滎陽東嶺洞谷銘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
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於彼下土白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
虞夏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
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御示大以乃錫玄圭以
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六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
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
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

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
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二代而商周讓德焉官乎
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
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且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
蓋既行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旌四合衣裳
咸會是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
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故征有邑而夏德始共拜
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隳卒就陵替向使
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
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
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
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
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主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威
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
參防風道齊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宣昭恭獻底穴寢區傳祚
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川
碑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闢二氣變化泄為百川疑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
有真宰而不知其功者有若巨靈負翼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
拓太華絕地輒使中裂坼山脊為兩道然後道導河而東俾無有害
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該
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摠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
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於
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
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
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
之如埴埴鑪鍾之為瓶為缶為鈞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
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巨靈之作於自然蓋萬化

之二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
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
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特化權
拍撫大極蹴蹋顯氣立于無間行平無窮則據長河如措不至擊太
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入方以禹鑿龍門而道西河為神祇可不
謂大矣乎我我靈靈靈指如畫田隱麟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
欲翺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
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嶠嶷
勒之罽不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
若歟其古一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爲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詔險西方奎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落地脉乃
眷斯顧鳥掌遠跼若如削竹騁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
太華自此而闊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言我名神非我靈變化會
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壑補天
世未覩焉夸娥愚公共知其蹤屹彼靈堂上縣諸龍巖介二大都

亭高聳霞施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馮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
群動下視衆山蟬蟻蟻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
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
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
連岡蕞倚長河危般萬里來東崖奔嶺蹙谷抱谿關巖起重險
爲秦東門截函夏於閩闕鏖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
形焉內擁六合之奧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蟄起嬴
氏建統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
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壁天祐漢
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謀
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
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國如

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
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味
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
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巖高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維嵩
崑崙為道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閩域中夏贊經綸之
政拒却擄搶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
解時則漢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疆楚躡躡而不進及夫隋突馭
中原版女馮封豕吞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古擒醜
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閏
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
業之王戡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
功業知實冥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若此也又聞諸

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
乃知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
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鑿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
懷敢獻頌曰

灑矣維山尚峻極于天磅礴崔嵬比臨洪川嶽瀆會險威足坻封泉寔
開虎牢作固伊湮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昏恃
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戲秦統周勅敵相
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割洪溝乘輿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
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
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祗聖肅然憫亡
悽其號叔反道復隍懼師項氏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
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悻悻逆失順獲古今同期
申鑒勒銘庶敬言將來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申蜀之良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

峭壁千里無土巨隔呀絕巉巖宜麋鹿無蹊猿狖相望三代而
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竟不相接且秦
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賀遷可
親昵孽圻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
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廻翔有
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
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壽合其萬靈可通必
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
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
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緹懸纒以下梓人猿垂絕冥
鳥傍危心今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
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踔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拔庸蜀之通途
統歧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
之北之踵武湯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絲是贊也
達人補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
公而相攻以風或曰受天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元代蠹斯
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壤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
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材雖多恐
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
賢創為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
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
攸作銘曰

天覆地壽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取賢代工彼
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
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剝
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
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貌以踣墮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
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
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
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路寫

仙都有山有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突雲陰
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數月數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
化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宿霧洞開髮髯有像神仙下來顯氣
氤氳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嶸澄湖在上入罕戾
上孰闕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露衣谷來松音
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貞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
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
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為
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碻溪銘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
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
者六百年文武合大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
暑者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
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
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
蟠也其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般道絕粵有尚父爰
宅于幽盤桓草莽升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
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
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碻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
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慙蒸人乃啓忠祠銘
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
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有山出萬山直上干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突雲陰
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數月數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
化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髮髻有像神仙下來顯氣
三風氤氳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嶸澄湖在上入罕戾
止孰闕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露沾衣谷來松音
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貞年玄宗體元響音應萬歲聲
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
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為
大恍若虛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磻溪銘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
舜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桀而天下平
者六百年文武合大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
暑者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之以火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
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
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
蟠也其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般道絕粵有尚父爰
宅于幽盤桓草莽并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
水濱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
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
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慙蒸人乃啓忠祠銘
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
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

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鳩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末官臣在秦有為既壯子坎墮伏節之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立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則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胥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饑之賜竟及其身鷓鴣盛屍投干水瀆憤排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鷓鴣飛揚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掃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枋人以旗鼓牙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覩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潮代格之如呂梁文人為靈靈威矛激浪自重潛塞不先跳牆揭膝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滌千里

洪波砥平有滑有賾有腥遙實平下庭山海梯航鷄林扶桑交解于如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鍾漢且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殿香杏獲又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冰清人觀斗

氣銘

武王鐵紉一皮骨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負執弓挾矢杖其實劍以誨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可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褚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事不泣顛越言潤宰詬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面夷蠻并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齊帝帝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高楚瀆夾據洪流寔為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者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涌馬殺人國泰皇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

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頌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闕故萬嶺交峙而
嵩華辨其方群岳敷靈而嵩嶽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黨
平鳴絃之地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
靈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
莫覩余未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
服登仙故石座丹龕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壁如玉罔巖
峭竦巖巖壁重複門窗而昇如迨雲根縹渺輝煌似霞衣可攀其氣
勝而塵累捐五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小城之
可接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段又
收飛鳥不喧杳渺逶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
巖巖元書清條蕩蕩藏輝於松下冥虛廓寂寒暄風有巖緣嶺未極
畫開洞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
傍絕壁盤根網結掛空碧崩崖傍傾後逕下及羽人幽會此焉

崖巖擗翠壁而直上軋崎嶇於紫氣雙巖巖屹以中斷奔屏感而成
室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
駕一去鳳蕭響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與世莫知地
耽精利而群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
以膠鬲之囚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
暇與當寺僧信知捷日探道原捷亦好古躋食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
思羽客之玄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斧履險通幽
梯絕棧而履嶮巖若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千稔而神居秘躡察
然皆昭嗟乎芝田玄圃山且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
而諗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
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准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
不然何荒阻千祀勃焉而興歟乃為銘曰
數垂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歌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
攢峯倚兮蟠雲螭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巖兮洞無極老松
蕭瑟兮生遠風蒲雲垂雨霽兮煙霧務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

絡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霞謁世道紛綸
兮何足謂朝為榮華兮夕顛顛不如幽谷兮閱仙經異接浮丘兮
整煙轡我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斲金仙嶺兮望
瑤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
用晦兮靈物斯潛殷道未昌兮說築傳巖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
根山既不朽兮與名長存

文粹卷第六十六



